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  
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肯索民間一錢  
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  
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  
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問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許呼與語語及少時滕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  
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  
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  
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  
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  
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  
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  
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  
嘗以語同官李薰薰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

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酬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

鼎

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亾。藥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

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歔歔。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樂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歟。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  
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鑿凡諸  
惡瘡。傅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治之。  
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  
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  
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  
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  
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

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維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存此以廣異  
一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璫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非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甯雜記

陸次雲

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  
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爲補刻其一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  
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  
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



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凡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誠。載忽見。亦。成。字。遂得一

明末淨寺一僧嘗言。寂菴伽藍語之曰。有某姓某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將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上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羣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宜。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欺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領之。王異之。問何故。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鼓明年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歎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執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言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報哉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惠  
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  
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鱗。凌曰。吾不如酌以一盞。  
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  
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  
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  
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  
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瘡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  
其壽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  
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  
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  
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叩鼠卽點首蹲伏金經  
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  
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  
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  
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  
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璵璠洞幽。間水  
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  
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  
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  
披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  
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  
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臍攘臂。正欲劫

其資而發。後然。日地起。趨山。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珠盒中藏碧草  
一木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  
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  
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  
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  
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  
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  
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  
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音一尊。得之大鱉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鱉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石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逮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

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旣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眼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筮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筮語荅以不能。書生覘視堦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鯉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

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其驚悔。翌日歸筭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見導之。俛見螺。貪。胡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

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  
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  
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  
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  
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  
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  
已亦徇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佞理應仇虎乃不  
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



師亦必以餌誘佞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 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  
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  
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  
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  
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  
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  
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  
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  
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

良久。花姑曰。此崔林寺杜鵑也。自殿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蘓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囑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人。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態。予不敢熟視。花姑

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爲山人不  
知名。採者異之以貢。賜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華  
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  
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山中道過大  
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  
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  
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  
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  
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

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綠衣緋者曰醉桃花。  
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子至殿  
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  
人撥鬟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遇。旣而廣  
場寂寂。若無一人。子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  
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  
入。子歛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  
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  
妖麗絕人。子再拜。命子起。曰。汝見諸美女乎。子謝不

敬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帶花。  
故得見此。綠珠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  
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詩。夫  
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  
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  
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  
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  
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  
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



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諱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褰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謫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聞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  
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  
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  
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  
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  
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  
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  
箏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  
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口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門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

歿。遂嫁郝。墨不以汙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憚命止樂。忽有嚀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傖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  
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  
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袁薌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卽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  
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  
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  
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  
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  
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犬也色白而尾  
驛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  
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  
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  
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  
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  
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  
一乳五子皆壯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癰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癰。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遠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謝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  
五犬之慇懃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  
聞故特存之

十二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湖山來氏幃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

花之姬。汪生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同補屋

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

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

云。間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生時母夢鄰

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

姬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  
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阿錢慧甚能效百鳥  
骨格一枝香。阿錢遙聞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啞啞不可辨。阿錢遙聞  
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卽能刻花種。人獸不  
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繡旛燈于前村家。  
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旛長色白。日有曼光。十指類  
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  
絲索曉日暗曉射妝闌。一寸橫波入鵲浦。銀蒜雙垂  
歌辭不醒曾有寶犀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賜斷  
春山一才。隴頭作十種名。最上以吳興。繡作連環白

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極

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十注花搗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八幅相昭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夕春

坊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

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凄絕豐臺舊日山張中書啓

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坐陽祇今留視

圖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

王為神別有濃華領好春斜倚頰性貞靜十二從廟

青山長不埽有誰堪作畫斜人頰性貞靜十二從廟

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

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

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

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住東牆但對

名花引典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

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子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

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假寒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

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續長恨歌云紛

紆梁肉皆摩士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

噴噴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

聞龍檢討焚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

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間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

鎧詩云毛子繁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

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綠盈盈賦麗情慕義

艱獨是夜予夢大士取盞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

以下定為插載。續長恨歌云：疎籬野澤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謂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青，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為種蓮花玳瑁簪。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其母兄與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糲餼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極吝嚴，吳國夫人理多貴。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懷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  
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宮之被酒。  
屢為愛妾。以微名以姬。夙恬靜。因親就。禪喜。遂俯稽  
夫。梵夾華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髮。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  
烏。交啼詞云。檀心蕙質。玉宇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  
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  
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能曼殊。旣歸。執  
去。迦陵太史。為微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摯。卽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畫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子假為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  
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  
書學字。儒聰明。吳文學。陳瑛詩云。學書不學衛。大  
人。別有舊花體。格新爭怪。沛毫似夫。皆燕釵作。費仿  
來真。施侍讀。萬章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



如此好夫塔何處不可似朱供奉藥兒集皆爲子  
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鈎學寫相思字  
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  
親文史畫詩樓畔卽是書林傳粉房中便成家塾學  
新婦下紗上詢難字手枕惻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  
銜縹碧釵輕熨作門生之費張檢詩鴻烈詩云警  
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潘檢詩未詩云  
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  
思爲有燈前擁髻人子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書  
鮮銀牀想挈壺曼陀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花一朵看向日邊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荆楚節絲黍不得爽

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

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

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妙婢紅牙欲  
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續

長恨歌云學書便做薛花格倫曲初戒按拍時又

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一唱祝

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

月底眠柔田編修需詩云不給雲鬟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

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顏曲周郎總不迷一唱

黃雞嬌欲絕蕭聲同徹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

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

坐含顰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爲詩云階草銜第苦

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

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

撚削撥遂能彈朱俱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

檢討洞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曼儂蒙古子夜吳

歌近日語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秦

筆雙酒菜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檢討鼎詩云細拋

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樽一樓絳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關猶唱。觀家詞。吳別駕融詩云。淶水春來。頗得奇。

豔。金樽夜自彈。市樓官女在。莫作段師看。

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既謂傷肝。輪東風。木揚春。

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癢癖。在胃。傷氣積不行。歷。

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

摩之。不足以輒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篋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

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時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

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名。給者。圖之名。

口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

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

猶長金蓮。管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  
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  
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  
作佛。花元印。懺如今。平。住人。間。吳文學陣。埃詩。  
云。洞。錢。生。小。態。嬋。娟。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  
一。聚。忠。教。懺。懺。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  
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晶。裏。真。真。喚。不。來。  
作。陀。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橫。糊。六。尺。生。綃。便。  
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荷。葉。  
爲。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  
莫。相。違。曼。殊。自。爲。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乃。  
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吳。道。合。舉。又。一。人。乃。  
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自。  
來。雲。光。結。髻。斜。焚。香。

小半澹鈴華。畫閣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狂黃門詩云。拾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  
事。請王還。染色。澹紅。永。藉。藕。絲。結。沈。明。府。的。日。詩  
云。彈。窩。石。畔。吟。如。冰。消。得。春。風。數。尺。後。一。自。檀。那。分  
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既。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  
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  
雙。毫。寫。玉。人。江。春。房。彩。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  
羣。歌。坐。髻。鬟。偏。夢。魂。縹。緲。魚。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敬。士。光。詩。云。百。結。雲。鬟。委。陷。塵。一。函。玉。骨。瘞。江  
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何。花。前。還。如。人。鄭。驪。騎。點  
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初。予。婦。將。至  
除。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初。予。婦。將。至  
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  
開。割。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  
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  
二。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李。檢。討。曼。殊。詩。

廣初新志

六

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  
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耶生遲暮。官貧徒區  
區。收圖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  
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柳榆郎意久異。同計  
事。一何惡。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  
哭。聲鳴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見良醫。強  
起事。跣足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  
跣足野別館。咫尺明河懸。脉脉但相照。郎言遂浪傳。  
謂當羽翼。平聽續。鴛鴦。絳。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絳。聯  
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  
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恒。家。都。主。驚。地。來。驚。散。鴛  
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飄。風。蕩。魂。魄。倉。卒  
墳。園。時。阿。嬌。將。使。轎。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  
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  
合。情。一。慟。何。干。山。杏。杏。冥。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  
起。那。得。挑。花。還。結。了。書。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  
不。是。溫。溫。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  
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構。猶

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請孫通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問然詩云曾說南園臥病時金槽猶撥視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曹學士永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月拜月在前并死魄回生後殘香未埽時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懺慨以永歎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牽因之綺羅中愛叅清靜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荷長齋頂禮願難成既而謂予曰綠兜盧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不乎泣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

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

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

洽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

嘉王麟遊陶簾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死時羸

碧虛仙史作益中花羅劇者皆彙載別集

甚及斂而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

廉無力倚闌干伯見庭花易早殘倚初陳檢討孺人

任瓦棺將掩處涵棠猶作睡時存

死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爲製裙而喜

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棺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

云去路茫



衣香何處嬌首空漂閣州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叶  
曼冰將不去高微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  
纖腰白玉牀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見返魂香  
吳文學詩云滅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  
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爲詩五十首名清淚  
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九州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  
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  
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  
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  
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潛  
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  
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  
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  
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  
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  
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  
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  
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  
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  
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  
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  
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  
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  
大白久之童子蹠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  
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  
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  
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謠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  
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

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其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

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  
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  
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  
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  
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  
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  
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櫬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  
不俗。丐者亦熟視櫬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  
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  
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箝中。  
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  
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  
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靳  
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淡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跣地不  
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  
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  
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



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真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若。姑蘇木桂。文舟。嘉禾朱家淑。

文雅

金陵錢韶

鳳生善歌

江陵熊御

小馬善舞

荆溪杜若

善筆

洛陽花萼

未芳善筆

錢唐柳春陽

善惡

公安薛幼端

端清善簫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

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

因進曰十美歟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

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

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贊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

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

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

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李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郎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後邑邑。慄。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

靈一見訖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  
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  
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  
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  
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  
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  
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  
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  
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卽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笑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投涕曰。孀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拈舟。抵靈墓所。瑩衣綾經伏地。

并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  
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  
誄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  
如旣合葬靈塋檢塋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  
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  
旦至此庶乎靈塋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  
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  
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  
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合葬此間。消愛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人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它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粹六如欲歐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闕其無人。六如撫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閩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摺參半。若夢晉之名。旣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收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日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

也。藥藥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續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人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婁儒畫。婁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賜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王。王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

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書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狹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灑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



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嘆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馱鬼覩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尊鹵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馳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暗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

蟬蛺蝶螻蟴蟪蛄蟬法宣和亦禱法崔徐黃父子

蓮法於蓮

於青年以蓮稱

章侯博古脾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

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脾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 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聾。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

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  
鉞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  
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  
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意姬私語侯生曰妾  
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諍諍今  
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  
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  
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  
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用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金樵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力于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

驚專心伺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倫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寤曄若不聞倫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攬擊鬼婦其夫方覺倫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倫兒亦自忘乎其爲倫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寔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卽于所懸身下暗爲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  
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  
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  
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  
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  
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